

哈萨克族叙事诗《阔孜库尔佩西与芭艳苏露》的贾纳克版本结构特征

黄中祥

【提要】运用语言学、文学与韵律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哈萨克族叙事诗《阔孜库尔佩西与芭艳苏露》的贾纳克版本的音节、诗句、音步、诗联和诗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归纳。该版本创编于20世纪以后,出现了由七个或八个音节、三音步诗句组成的三个以上诗联的诗段。这与演述艺人的生长年代、社会经历和生活环境相关。

【关键词】叙事诗 版本结构 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I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3-0101-04

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学极其丰富,拥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和叙事诗等文学样式,尤其是生活环境和人文历史为叙事诗的形成和丰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规模上都是相当可观的。按照形成历史和叙事模式,可将哈萨克族叙事诗分为历史、宗教、英雄和爱情等类型,其中,爱情叙事诗以其形成历史悠久、故事情节丰满、母题系列完整、版本数量繁多等特点,在哈萨克族叙事诗以及突厥语族所共有的叙事诗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爱情叙事诗中,《阔孜库尔佩西与芭艳苏露》(Qozı Körpeş-Bayan Suliw)是佼佼者。^①

这部叙事诗在近两个世纪中,从民间艺人口中共记录到母题相对完整的30多个版本,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记录于1841年的乔·萨里汗诺夫(Ş. Waliyxanov)版本、记录于1860年的麦·居·库裴耶夫(M. J. Köpejev)版本、记录于1860年的尼·伊利明斯基(H.

Ильминский)版本、记录于1864年的喀·雀杰(Şöje Qarjawbay)版本、记录于1868年的拉德洛夫(B. B. Радлов)版本、记录于20世纪初的葛·波塔宁(Г. Н. Потанин)版本、记录于1915年的戴维提版本和记录于1924年的贾纳克(Janaq Saƒ indiq)版本。

现被称为贾纳克版本的这个唱本并不是从其口中直接记录的原本,而是后辈斯班拜(Sibanbay)、别克拜(Bekbay)和白山拜(Beysenbay)等艺人传唱的版本,已经被赋予了时代色彩。1959年,鄂·杜山巴耶夫(İ. Düysenbayev)将其整理出版,并对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后认为,被称为贾纳克版本的这个唱本是穆·艾外佐夫于1924、1925年间

^① 为了便于电脑输入和国内外学者的阅读,采用国际通用的突厥语拉丁字母转写文中出现的哈萨克语,其中需要加以说明的几个辅音:“q”是小舌清塞音,“s”是舌叶清擦音,“x”是小舌清擦音,“g”是小舌浊擦音。

从老艺人克烈·外伊斯(Kerey Wäyis)口中记录整理的,于1936年付梓出版。

哈萨克族民间艺人在创编和演述作品时,突出作品的节奏感,形成了显著的区别特征。这些特征既反映了艺人的演述传统和口头创编的独特手法,又显现了哈萨克语自身构造的特点,为不同版本的系统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这部叙事诗经过数百年的传唱形成了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版本,其中萨·贾纳克版本不仅在故事情节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而且在音节、诗句、音步、诗联和诗段等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征。

一、音节与诗句

词由语素构成,诗句由词构成,而语素的外部形态是音素。音素组合之后形成音节,词是由一个或几个音节组成,也可以说诗句是由音节构成。哈萨克语音节中元音是乐音,响声高。一句诗中有几个元音,就有几个音节。18~19世纪,艺人运用频率较高的是十一至十二个音节的诗句;20世纪以后,七至八个音节的诗句又开始频频出现。在这部诗贾纳克版本的2579行诗中,十一个音节的占多数,其次是十二个音节的,十三个音节以上的极少,而十音节以下的也有,主要是七和八个音节的。仅从这一特点就可以推断此版本不是19世纪中叶直接记录于贾纳克艺人的口中,而是传承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文本。如在下面列举的秃头羊倌向萨里拜夫人报丧的第0409至0418行的一段诗里,除了第0411和0412行是八个音节,剩余的是七个音节。这种由七、八个音节组成的诗行在19世纪的版本里是少见的。

-Xanim, körseng, jilarsing,

“夫人,你见了肯定会哭,

Sarekemning dertine.

萨里拜的死会让你痛苦。

Sabirdan basqa ayla joq,

除了忍耐没别的良方,

Istegi jan ğan dertinge.

要忍受住心中的悲痛。

Körgennen song jirlasang,

见了后你如果唱挽歌,

Näpsing qoymay erkinge.

会控制不住内心痛苦。

Awlaq jerde, xanim-aw,

在野外的一处,夫人,

Näpsing toqtat, berkine.

要控制自己,抑制住。

Süyeginge min bolar,

说到的话如果做不到,

Jetpey ketseng sertinge.^①

对你来说是一种侮辱。”

二、节奏与音步

词由语素构成,语素可以是一个字母,也可以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音节。语素分为根素和缀素,根素是词的核心,一般是单音节或双音节的,通过在其前后附加缀素构成双音节、三音节和多音节的词。哈萨克族叙事诗中词与音步基本一致,大多是由两个或三个音节组成,少部分是由一个或四个音节构成,五音节的音步比较少见。艺人是通过音步的音节结构和音步的组合顺序来调整演唱的轻重音的,而轻重音又是调配节奏的主要方式。音节的多少会影响音步的组合,而音步的多少会影响诗句的节奏。在贾纳克版本中,每行诗句的音步大都是五个,三个、四个或六个音步的诗句比较少,两个音步的诗句没有。如在下面列举的第1785至1796行的三段诗中,除了第1785、1787、1788及1790、1792行是四个音步、1786是三个音步以及1789、1794行是六音步以外,剩余的全是五音步。

Temirde | küyme | kilti | joq,

① 黄中祥:《哈萨克族叙事诗〈阔孜库尔佩西与芭艳苏露〉版本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988~989页。

没有铁质篷车的钥匙，

Qiz | Bayannan | ümit joq.

迎娶芭艳姑娘没盼头。

Osidan | jürip | men | ölsem,

要是就这样离开死去，

Süyegimdi | izder | jigit | joq……

没有人来收我的骨头。

Er | Qozi | jürilaydi | eken, | jalğiz | jürip,

阔孜勇士独自一人在痛哭，

Jürgenin | kemşilikpen | qay ği | körüp.

亲眼目睹他的悲伤和痛苦。

Mana ği | toqtı | qaštı | endi | awıl ğa,

那只假小羊已跑到阿吾勒，

Mänisin | osı | sözding | estip-bilip.

已经把他话语的含义记住。

Toqtining | Qozi | bildi | jayın | tipti,

阔孜早已知道小羊的秘密，

Qaylası | bar | batır | ğoy | özi | miqtı.

他更胜一筹毕竟是位勇士。

Angdıp | jürip | duşpan ğa | joli ğar | dep,

避免遇到窥视着她的敌人，

Awzi-murın | qan | qılıp | qoy ğa | tiqtı.

把嘴鼻抹上血放进羊群里。^①

虽然包括突厥语族在内的阿尔泰语系与印欧语系的语言都是通过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达一定语法范畴的综合式语言，但是哈萨克等突厥语族的民间艺人并不像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艺人那样重视音步，更多关注的是诗句的韵律。当艺人快速演唱时，对听觉产生最大触动的不是音步与音步之间的节奏，而是诗句与诗句之间的韵律。哈萨克族叙事诗诗句的节奏主要表现在尾部的韵脚上，头韵和腰韵没有那么重要。

三、诗联与诗段

诗歌中相邻的两句诗往往在意义上是相关

联的，这样的两个诗句被称为一联，亦称为诗联。在哈萨克族的叙事诗《阔孜》的多个版本中，两个诗句为一联的占绝大多数，同时还有三句或多句为一联的诗段。这些意义完整、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诗联的单位被称为一个诗段。在贾纳克版本的 2579 行韵文诗句中，由两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16 个，由三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6 个，由四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254 个，由五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2 个，由六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23 个，由七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2 个，由八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1 个，由九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1 个，由十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1 个，由 16 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1 个，由 18 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1 个，由 20 个诗句组成的诗段有 1 个。大多数诗段是由四个诗句组成，非四个诗句组成的诗段占 22%。如该版本的第 1750 至 1762 行的两段诗，前一段诗由七个诗句组成，后一段诗由六个诗句组成：

Aldımda mening balam joq,

我的前面没有孩子，

Artımda mening inim joq.

我的后面没有弟弟。

Süyegimde minim joq,

我骨子里没有过失，

Ala almasam osı jol,

这次如果娶不上她，

Tiride jürer künim joq.

我再无活着的日子。

Aldımdamening jalım joq,

我的下面没有坐骑，

Aydap ta berer malım joq.

也没有牲畜作彩礼。

Alıp ta seni tinbasam,

直到娶到你不会松气，

^① 黄中祥：《哈萨克族叙事诗〈阔孜库尔佩西与芭艳苏露〉版本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57 页。

Elge jeter jalim joq.
我也没有返回的坐骑。
Artımda mening quyriq joq,
我后面没有尾巴,
Köngilden sirä jüyrik joq.
心脏好像也没在胸里。
Izdep te kelgen qız Bayan,
老远来寻找芭艳姑娘,
Qosar da tängirim buyriq joq.^①
苍天还没让结合的启示。

在这部叙事诗的贾纳克等几个版本中, 十一个音节组成的诗句占主要地位, 七、八和十二个音节的诗句处于次要地位; 五音步的诗句基本上是十一个音节, 三音步的诗句基本上是七个或八个音节, 六音步的诗句基本上是十二个以上的音节; 绝大多数诗句是由两个诗联组成, 而两个诗联组成的诗句又大都是五音步的, 三、四、五或五以上诗联组成的诗段中的诗句大都是三音步的。也就是说, 比较规则的诗段是由五行诗句、两个诗联组成的, 其每行诗句的音节多数为十一个, 而十一个音节组成的诗句一般又是两个诗联和五音步的。

因艺人的生长年代、社会经历和生活环境

不同, 使同一叙事诗形成不同特色的版本。有的比较规整, 而有的比较松散。如记录于1924年的贾纳克版本比拉德洛夫版本晚半个多世纪, 其音节、诗句、节奏、音步、诗联和诗段等结构形式已经开始松散。19世纪后期, 哈萨克族民间口头文学开始“衰弱”, 进入20世纪以后演述叙事诗等长篇韵文作品的艺人不仅在数量上开始减少, 而且在演述形式上也不那么严谨了。创编简单了, 演述灵活了; 诗句变短了, 诗段变长了。这一变化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创编演述的作品与19世纪的相比, 不论在音节、诗句上, 还是在音步、诗联和诗段上都开始松动, 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七和八个音节组成的三音步诗句以及三、四、五或五以上诗联组成的诗段。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 马光

① 黄中祥:《哈萨克族叙事诗〈阔孜库尔佩西与芭艳苏露〉版本比较研究》, 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第1055~1056页。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Kazakh Epic Kozi Korpesh and Bayan Suliw's Janak Edition*

Huang Zhongxiang

Abstract: Janak edition currently known as the typical feature of the Kazakh epic *Kozi Korpesh and Bayan Suliw* was actually performed by the folk artist Kerey Wayi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mpared with the edition performed in nineteenth century, its structure form, such as its syllables, verses, rhythms, metres, couplets and its patches had already begun to be less rigorous. As for this edition, it appeared patches composed of more than three lines with seven or eight syllables. This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growth period, social experience and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artists.

Keywords: epic; edition structure; analysis